

· 龔仁復 ·

安康一村

作者的父親——龔曉文老師過去是一名戰鬥機飛行員【本社資料照片】。



屏東天氣炎熱，一次父親理髮時，順便讓人掏耳朵，當時這是時尚的流行服務，結果導致挖破耳道發炎，父親求助於基地醫務中心的軍醫官，他替父親清洗上藥幾次，過後一切正常，直到有天父親忽然感到頭暈，而且家母也詢問父親：「為什麼從你的耳朵裡，隱約聞到一股臭味？」父親這才趕緊回醫務中心檢查，經過另一位醫官診療，從他的耳裡夾出一塊被遺忘的小紗布，同時診斷出父親患了中耳炎，就這樣父親因為身體因素，被迫停飛一個多月。

一般而言，空勤人員都將飛行視為他們的第二生命，當時父親由於治療疏忽只能短暫停飛，氣得私下贈送給醫官一個第十空運大隊的隊徽，他不知父親的用意，還沾沾自喜地收下，其實父親的意思是：「第十大隊的隊徽是隻黃色駱駝，駱駝只有在沙漠和草原才有，而蒙古有著大草原、戈壁沙漠和許多的駱駝，暗指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蒙古大夫。」

空軍第三聯隊第三大隊從屏東移防臺中，新蓋好的安康一村，位於大雅路空軍醫院後面，附近有座基督教教堂。剛搬進眷村時，下雨後的道路，會變得泥濘不堪，尤其是吉普車經過時，泥漿噴得到處都是，後來工程隊鋪上了碎石子，才稍微有些改善，然而最要命的是眷村一排排房屋，後院有條大水溝通過，要是想要從後門回家，必須要跳過大水溝，非常的不方便，當時我就讀空軍子弟小學三年級，跳過水溝自然沒有問題，大妹讀一年級，需要牽著我的手一起跳，然而小妹和一些幼小的孩子們，要是沒有大人抱過水溝，只能望著大水溝興嘆或者哇哇大哭。有一天一名中年男人站在吉普車的車蓋上大聲演講，周圍叔叔、伯伯、阿姨和媽媽們圍成一個圓圈安靜地聽，包括父母親在內，也不

時拍手鼓掌。後來我問母親是怎麼回事，她解釋說：「那是一位空軍退伍的軍人，正在競選市議員，他來村裡拜票，答應一旦當選後，會幫忙改善村中的生活，第一件工作就是替水溝加上蓋子和鋪水泥道路」，使得大家高興得頻頻拍手叫好。後來他果然高票當選，並替村內的水溝都蓋上水泥塊，走道也鋪上水泥，下雨時我們小孩再也不用繞開水潭，回家時也不用跳過水溝了。

清泉崗基地是美軍轉交給我們的（原稱為「公館空軍基地」），據說是當時東南亞最大和最現代化的空軍基地，當年第三大隊第八中隊換裝F-104A星式戰鬥機，基地跑道足夠長



清泉崗基地原名為「公館空軍基地」，是美軍給我國的機場【照片取自空軍司令部網站】。



空軍總部過去於臺中市北區大雅路蓋設安康新村（一至三村，現已拆遷），裡面有很多飛行員家庭的回憶【照片取自Google臺中眷村地圖—臺中北區安康新村】。

飛機落地時，幾乎不需要釋放阻力傘，飛行員宿舍寬敞通風，走廊盡頭有座小冰箱，裡面放滿小紙盒的罐裝鮮奶，而且是隨拿隨喝，喝多少都可以，當時在臺灣冰箱並不普及，算得上是奢侈品，一般人沒有冰箱，自然沒有鮮奶可喝，普通家庭都以熱開水沖泡奶粉來喝，炎熱的天氣再喝上一杯熱牛奶，真是熱上加熱，要是喝上一罐冰鮮奶，從口中一路涼到胃裡，全身暑意全消，就連走起路來，都比平常輕快得多。另外，部隊逢年過節經常舉辦晚會，此時不但有豐富可口的晚餐，還有許多點心和水果，我最喜歡的是火腿蛋三明治，因此我從小立志，將來長大要跟隨著父親的腳步，成為一名中華民國空軍飛官，飛行時與藍天白雲為伍，餓了就有人間美味的冰鮮奶和火腿蛋三明治可吃，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眷村的傍晚，吃過晚飯後大家都會搬個椅子，坐在前院搗著扇子乘涼，左右鄰居聊天抬槓，小孩子們坐在村門口的廣場上遊玩，一天一部黑色轎車開進來，我們稱之「黑頭車」，由於住在眷村裡，我們對軍用的十輪大卡車、中吉普車和小吉普車再熟悉不過了，中吉普車是專門接送身穿橘紅色飛行衣和腳踏飛行靴的叔叔伯伯

們，往返清泉崗基地上下班使用的車，小吉普車是中隊長、副中隊長和輔導長等幾位中校階級所配發的車，對我們小孩子們來講，黑頭車應該是達官顯要才會擁有的，但是這部車看上去，車內沒有司機和隨從，只有一位穿著黑色西裝，身材微胖的中年人下車，他和藹可親的問候我們小孩子們：「在學校的功課好不好？老師兇不兇呢？」

緊接著突然看到心急火燎的村長，一面穿著軍常服一面趕忙跑過來，通常眷村裡的叔叔伯伯們，平時大多穿著飛行衣或便服，偶而外出會穿上軍便服，只有喜慶和升官時會穿軍常服，村長不斷地點頭哈腰，不時伸手做出「請」的引導動作，我們心中都知道，此人必定來頭不小，然而卻沒有任何的高官排場，他還連連對著村長說：「我只是來看看你們的生活狀況，不想驚動任何人，不必客氣和招待，只想坐下來與你們喝茶，談談有什麼我可以幫忙。」後來父親告訴我，他就是故總統蔣經國先生。以後他每隔幾個月，都會派人來村裡探望一次，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長官。講起黑頭車，所有眷村裡的人，對它是又敬又怕，當初空軍執行阿里山一號計畫時（換裝F-105型機），

由於各國F-104失事率都很高，當年我國也有飛行員犧牲，尤其是雙座的F-104B，一旦出事國家可能會損失兩位優秀飛官，然而遺族付出的代價更大，駕駛F-104的飛行員家庭，也都住在安康一村，像是離我家左邊隔著一條走道的第八中隊中隊長晏仲華伯伯，他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大我一歲，二女兒小我一歲，都是我和大妹小時候的好玩伴，記得母親懷著小妹快要生產時，晏仲華伯伯還特地將中隊長所用的小吉普車停在我家門口，並吩咐父親道：「要是弟妹分娩，可以立刻開吉普車送她到醫院」。

至於我家這排房子右邊最後一家，住著王繼堯叔叔，他育有一女一男，大女兒名叫王藍，他家隔壁住著顧正華叔叔，顧叔叔失事時，顧阿姨正懷著八個月的身孕，顧叔叔還來不及見到女兒出世，就為國犧牲了，顧阿姨家裡有一架鋼琴，她也是大妹彈琴的啟蒙老師，還有家住周邊的洪聰公叔叔、林鶴聲叔叔、關永華叔叔和斜對面的楊敬宗叔叔（我們叫他「黑皮叔叔」）和之後接著住在晏仲華伯伯房子的劉憲武叔叔，每當我們乘坐十輪軍用大卡車回家時，途中聽見中吉普車改裝的救護車，一路響著鳴笛聲呼嘯而過時，我和幾位男同學們都擔



F-104型機鑽升長空，猶如一把鋒利戰矛，該型機捍衛臺海空防近四十載【本社資料照片】。

憂得臉色發白，有幾位女同學們還會嚇得發抖，大妹就是其中之一，我們都知道那是代表著什麼，等到下車經過通往太平間的巷子，就會看到幾位醫護人員從車上抬下覆蓋國旗的擔架，然後同學們就一哄而散的拼命往家裡跑，接下來黑頭車會駛進眷村，從車裡下來聯隊長、大隊長、中隊長、醫官和副官等幾位身穿軍常服，帽簷和肩膀上金光閃閃的將校長官（當時軍官的帽徽和肩章是金色，士官是銀

色），眷村內所有的媽媽和阿姨們不管正在做什麼事，一律都會放下手邊工作，趕緊回家等待，希望不要接到噩耗消息，母親也抱著我和兩位妹妹，我們四人在家一起顫抖著，禱告上天不要讓我們聽到敲門聲，幾位將校軍官走到哪家人門口，就代表那個家庭永遠失去了丈夫和爸爸，逝者已矣，此時活著的遺族惡夢才剛開始，我經常見到傍晚滿載飛行員的中吉普車駛進眷村，小孩子們都會上前迎接父親

回家，那些失去父親的孩子們，只能黯然轉身離開，因為他們的爸爸再也不會回來了，民國五十四年十月厄運發生在我家，父親走後，母親帶著我和妹妹們離開這塊傷心地（臺灣），來到加拿大重新展開新的生活，同時也聯絡上有同樣命運的劉憲武叔叔、林鶴聲叔叔和楊敬宗叔叔的遺眷。

我家左排最後一家房子，裡面住著祖凌雲伯伯，祖媽媽是我出生後，



龔曉文老師（左三紅圈處）當年為國出生入死，曾經參與東山島、烏坵與金門等諸戰役，圖為參與八二三砲戰駕駛戰鬥機掩護運補有功與總司令陳嘉尚上將合影（左二）【照片由作者提供】。

第一位替我洗澡的人，祖伯伯家對面，住著大名鼎鼎的前行政院長——唐飛叔叔，旁邊住梁金中叔叔和李子豪叔叔，後面有萬家仁伯伯、楊榮超伯伯、韓定亞伯伯、關澤民伯伯與鄧維海叔叔，祖伯伯在他的側院建造了一個防空洞，村內所有的人都來參觀，他趁著大家都在場，以空軍最熟悉的四川話對媽媽和阿姨們說：「哪天要是中共的飛機，能夠飛到我們的頭頂上，表示村裡的男人（指飛行員們）大都已经為國犧牲了，無法再照顧妳們，防空洞是用來躲避機槍掃射的子彈和炸彈的碎片，但是空間有限，讓孩子們優先進入，如果炸彈直接命中防空洞，我們只能怪運氣實在太差了。」然而對我們小孩子來講，當時卻沒有這種危機意識，只是多了個遊玩的地方。

本人旅居加拿大，去年三月剛過半個世紀（五十年），由於我有醫藥保險，每年會檢查牙齒三次，幾乎每次新來的洗牙師都會讚美我，擁有一口整齊劃一的牙齒，而且從未綁過牙，然而她們不知道的是，小時候我家住在臺中空軍醫院後面的安康一村，隔著籬笆住著一排排醫院的同仁員工，其中有一位董姓上尉牙醫師，他兒子董德昌是我在就讀空軍子弟小學的

同班同學，也是我的至交好友之一，兩家的母親經常隔著籬笆聊天，互相詢問子女學校功課的進展，我每天放學乘坐軍用十輪卡車回家，我們一群同學在同個路口下車，然後他就和我直奔醫院的牙醫診所，他爸爸只要有空，一定會替我們檢查牙齒，幾乎是每天進行，當時正值換牙的年紀，只要我們乳齒稍有鬆動跡象，他就會顧左右而言他，刻意分散我的注意力，還沒意識到發生什麼事，乳齒就已經被董伯伯拔除，接著我吃痛「啊！」了一聲尚未叫出，一根棒棒糖早已塞入我口中，因此長出恆齒絲毫未受到阻礙，又受到董伯伯精心的調整，所以我擁有一口整齊好牙，這都得拜董伯伯所賜。（全文畢）



龔曉文老師以生命換來的作戰勳章，承載作者的思念與回憶【照片由作者提供】。